

诗旅奉化

陪柯平游览鸡鹛古村

高鹏程

一座有着双重命名的村庄，
带来时间的迷局：
四千年前的董子国，是否真的存在过？
存在于哪里？
身后的赤堇山无法回答。远处的象山港也无法回答。
但这并不影响，鸡鹛鸟在此筑巢，呢喃，生儿育女。
也并不影响，此地先民一千年来的繁衍生息。并且还将继续繁衍下去。
此刻我正立于案山眺望，天已暮眼前这片，人间烟火将被最后一缕光线收走。
若干年后，也许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将被那只从历史缝隙里飞来的鸡鹛带回。
时间确如白驹过隙，
在我们到来之前，那匹传说中的马已经消失，
对于我们，它其实并不存在。
我们来时，貽燕堂下那位老人正在假寐，
我们离开时他尚未醒来。
对于他而言，我们短暂的到访并不曾发生。
而对于那些已经长眠的人来说，我们这一生的造访，
同样并不存在。
——这就是时间的真相，如同象山港面上，
闪烁的光波，既是谜面，也是谜底。

注:马头村,位于裘村镇内。始建于唐末，迄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马头古称“鸡鹛”。鸡鹛是一种水鸟，因马头地处海滨泽国，鸡鹛聚栖，故以此作为村名。又因村东南有马头山、马头岩、马头渡，清中叶又设有马头浦，后改为现名。村后有赤堇山，传为夏时董子国所在地。

诗外音：

马头村是我来奉化后最早走访的村庄，也是我一直想写一写的村庄，但却迟迟无法诉诸文字。每次伏案提笔之际，总感到千头万绪，思付再三，终不成诗，亦难成文。这个村庄留下的野史逸闻太过庞杂，可写的东西太多，反而成了负担。

有关马头村，最初吸引我的，是它的另一个名字:鸡鹛。甫一见之，竟不知何物。折腾了半天才勉强把这两个字输到电脑上。总算搞明白，原来就是池鹭。查村庄掌故，才弄清楚得名由来，马头村位于象山港畔，多鸡鹛之鸟，故以鸟命名之。

大约是来奉化的第一年暮春时节，著名诗人、湖州师院的柯平教授来奉考察。柯平原籍奉化，又是研究江南文化的专家，和他说起马头，颇感兴趣，于是欣然一道前往。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家住村中的陈姓老师。退休后一直致力于乡村文史的研究整理，对马头村的前世今生有过细致探究。言谈间提及村后山冈，当地人叫做“银山冈”，老先生神秘兮兮地告诉我

们，这个银山冈不简单，事实上叫做赤堇山，就是当年欧冶子冶锡铸剑之地。

在我印象中，赤堇山和若耶溪都应该在绍兴域内。但柯平老师告诉我，也有史料记载赤堇山在奉化境内，附近还有传说中的董子国。回去翻检史料，在《集韵》中查董字，果然发现如下描述：“居焮切，音靳，国名，董子国，在宁波奉化县东，境内有赤堇山。”又查《越绝书》，有如下记载：“薛烛与越王说剑，赤堇之山破而出锡，即今鄞地。”

再查百度，赤堇山为古山名，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据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载：“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欧冶子乃因天之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钩，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

对比这两处记载，不难推测，欧冶子铸剑冶锡的当为绍兴若耶溪北六七里处的赤堇山。若耶溪距离奉地一百多公里，在当时的条件下，往来殊非易事。况且奉化马头的这座山冈，似乎从未听说有锡矿出产。

如果说赤堇山因为有文献记载还好分辨，而时间年代更为久远的



董子国，却仍是一个谜团。董子国的记载，最早见于何处，已无从考证。学界普遍认为是古越人逐渐从原始部落群演化出的一个地方集权制国家，大约出现于4200年前。直至春秋末年，董子国一直是中国大地无数诸侯小国的其中一个。但是这个上古时期的蕞尔小国，为什么名以董子，一直众说纷纭。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董字来历的解释，“董，粘土也，从土，从黄省”。因此“董”字的本义可直译作“黄土地”。另外还有一说，此地盛产董草，即紫花地丁，故名之。但这种说法收到了同行的柯平的驳斥。对于董字以及相关地名国名的由来，他另有考证。限于篇幅，不再于此讨论。

现在可以依旧史料记载稍稍梳理一下董子国的历史演变过程:公元前472年，春秋时代的越王勾践听从从谋士计然之谋，起兵灭董子国，古董地成为越地，勾践将计然封地在今奉化方桥一带;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灭越，董子国国民臣服于楚;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在董子国故地设立鄞邑，白杜为当时的古鄞治所在。

无论如何遥远，这个传说中的

方国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今天能查阅的文献和考古都有记载。但这个消失在久远时光中的国度，留给今天的，大约也只有一个略显神秘的董字，还在关联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使用的鄞字，即为董和邑的合体。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一片广阔地域变迁的秘密，就藏在这两个单字各自演化和它们相互组合的过程中。而这，也就是这一片水土之上文明生发、演化、变迁的过程。

傍晚时分，我们走出徜徉了整个下午的马头村迷宫般的长短弄堂，登上了银山冈的一处突出的山岬——案山。看着远处的象山港渐次聚合的暮色，我忽然感受到时间的魔法与虚幻。港面上，微茫烟涛正随着下沉的光线慢慢翻涌、蔓延，逐渐淹没了脚下的村庄烟火。而当光线收敛，夜幕降临，黑暗中的马头村，与幽暗闪烁的象山港面连为一体，已经很难让人分清那是村庄的灯火还是港面上的渔火。

站在黑暗中微咸的海风中，我再次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和光线具有同样的质地。物理空间的真实和时空里的真实，都会因为光线的转换和时空的变迁变得幽暗闪烁、扑朔迷离。

人员驰援武汉抗疫》：“乍闻瘟疫虐江城，风靡云披四海惊。合宴群游随令罢，三街六市少人行。时危谁者堪为将，势急仁医奋出征。静待春风传捷报，苍黎欢喜见功成。”又如，唐海位的《春节因冠毒疫情被困家中有感》：“黄鹤缘何起疾雷，毒魔肆虐众人哀。鸟迷空巷村封道，足闭闲门户避灾。欲斥萧墙馋嘴客，更诬雪域白衣梅。疫情待到消弭日，我再邀君酒一杯。”两首诗作激动人心，颇见艺术功力。

二月底三月初，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的城市渐渐复苏，诸多诗友又创作了大量诗篇。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李文朝在《统筹兼顾勇担当》一诗中写道：“大疫面前迎大考，统筹兼顾勇担当。联防联控争心细，复产复工凭志刚。坚定不移开富路，精诚所至见良方。阴霾散尽阳光灿，捷报双传奔小康。”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诗词激情飞扬、意境开阔、语言形象、韵律有味。它们与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当年情

潘玉毅
月缺了又圆，花谢了又开，海浪去了又来，很多年过去了，我的脑海里依然常常浮现那个别离的站台以及站台上送别的场景。打趣、欢闹、祝福、挥手，仿佛一切如昨。只是不知道校园里的夹竹桃如今是否依然盛开？三里河的水有没有变得更加清澈一些？

不知道哪个浑人说的“往事如烟，随风而逝”，让我一度以为遗忘是件十分容易的事，谁知它竟如磐石一般牢固，如丝带一般坚韧。不管岁月如何蹉跎，记忆里的人没有因为别离而互相遗忘，甚至恰好相反，距离远了，心反倒比在学校时更加近了。

我2010年毕业，刚毕业头几年，同学之间断断续续还有联系。慢慢地，联系就少了，像初次面对别离的人们，明明心中有诸多不舍，却头也不回，故作潇洒地挥挥手，等忍不住回过回头去看时，却发现对方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路口。

正如地球无时无刻不在自转与公转，这个世界没有人会一直停留在原地，交集越来越少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也好理解，每个人都要成家立业，担负起养家责任，为着生计，放下兴趣，舍弃爱好，然后跌跌撞撞地奔向前方。但我相信，某个夏日的午后，某次梦醒时分，很多人与我一样，都有想起过曾经同窗而学的岁月吧。

这些年，每当我在北方人经营的面馆里吃面时，每当我听到耳边有“陕普”响起时，每当我看到电视里演绎悲欢离合的场景和剧情，我就会想起当初的我们。甚至有时候，我在办公室不经意间听到一首熟悉老歌，在路边看到一丛夹竹桃或

是一株石榴树，心中也会隐隐想起某些人；有些思念不一定会被挂在嘴边，因为它有可能早已深入骨髓。

毕竟，曾经一起通过宵、熬过夜的是我们，曾经一起打过球、下过棋的是我们，曾经一起怂恿别人表白或是到走廊里喊“我是猪”的亦是我们。我们曾经见证彼此为了理想努力的样子，也看过各自酒醉之后的丑态。当然，一起经历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白鹿塍上踏歌、芷阳湖畔郊游、校园里看樱花，还有2008年的地震……

这些回忆，为现实与过去之间保留了一个开关，只需轻轻触碰，就能互通彼此。

好几次，当有人问我：“潘老师，你有笔名吗？”我的脑海里都会下意识地跳出两个字——小毅，这是大学室友给我取的昵称，早年投稿也曾将它用作署名。只是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用它是否依然合适？同学们显然没有这些顾虑，在群里闲聊的时候依然叫着“小毅、小毅”。多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偶然相见或联系，还能一如此时。

毕业以后，我也曾陆续回过几次母校，却只见得一二熟人，心中不免失落，怪回忆太清浅，怨自己太怯懦，“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人都有后悔时。也许你后悔没有在该读书的年纪好好读书，而我后悔的是没有趁着拥有大把时光多去游历名山大川，来几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后悔并没有用，因为过去的已然过去，时光不会因为你的叹息挽留而倒流。

升起的太阳会落下，满盈的河流会干涸，曾经在最好的年纪里相遇，就像昙花开过，流星划过，虽不曾留住，其实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最深的思念

原野闪电

母亲走了 我想拉住您 可怎么拉 都拉不住	您反而乐观地劝我别伤心 说命由天注定
满脑子都是您 眼前都是您的音容笑貌 想到您 眼泪禁不住与往事流下来	您念辛苦苦 辛苦一辈子 把这么一个大家庭 安排得妥妥当当
您老了 走不动了 可一次次跌倒 您一次次都顽强地站了起来	母亲 我多想把您留住 留在我们身边 安享晚年
我给您买了一根拐杖 想给您一个有力支撑 可您不服老 说拿拐杖像老太太太难看	大年三十 正月初一晚上 我在病房陪您过年 您睡得很踏实
一次次中风 每次我们发现得及时 硬是从死神那里 一次次把您抢了回来	连续五天的稳定 以为又会像以前那样好起来 哪怕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还以为您还会好起来
七十六到八十八 一次次检查 各项指标比年轻人都好 您满怀信心向百岁老人冲刺	可您还是走了 我紧紧拉着您的手 可怎么拉 都拉不住
可老了就怕跌 这次一跌 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治疗 但还是好不起来	您的每一份爱 都历历在目 您的每一句教诲 都记在我脑海
站在您病床前 看我焦急担心的样子	母亲 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您永远永远 活在我们大家庭的心中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三味书店

SUNWAY BOOKSTORE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